

追懷正統文化人

沈展如和李白虹

● 曹志源

前言：報載前台灣新生報發行人、名

政論家李白虹先生去世，不禁使我想起以下的往事。九〇年代中的一天，在休斯頓僑社被尊稱為忠厚長者和博學鴻儒的沈展如老先生電約便餐。謂有朋自遠方來，是戰時他在重慶軍委會侍從室第四組的同事，政府遷臺後曾任總統府資料室副主任，臺灣新生報社長、董事長；也是心理作戰專家的李白虹先生。又謂李先生有事指定要與我謀面，務請「撥冗來舍會見」……云云。我雖久仰李先生大名，但從無機緣相見。自然樂於識荆聆教。

從當年日曆上查出，那是一九九

四年的二月廿三日。沈府飯局除主客李白虹先生外，還有前香港書畫協會主席何敏公、休市中國美術協會會長，兼社區大學美術教授，名畫家趙青坪伉儷和其他陌生客人一、二。沈夫人蔡惠生女士以米壽高齡親自操廚，人茶館滿桌，令人不忍置箸。但觀沈老夫婦精神矍鑠，望之五十許人，其殷

歸天國，享年九十四歲，沈夫人後一年辭世；現李白公又已於去年（二〇〇四）八月十九日，在西雅圖與沈老同壽（九十四歲）作古，大雅云亡。老成凋謝，遺範常存，令人不勝懷念。茲分別就二老行誼，及其與個人忘年之交往情形，簡述一二，聊表去思仰慕之忱，亦可資濟濟後生者法。

沈展如辦報一腳踢

沈展如廣東潮州人。抗戰勝利後，軍委會侍從室撤銷。沈氏曾奉派出任華南若干縣長，從事地方行政，後又去泰國主持僑教多年。大陸赤化後

不吃不恭。於是魚羹代酒，談笑風生，也便忘了主人的年長和辛勞，大快盡歡而散。

沈老早於一九九六年六月五日榮

，避難香港，受僱於麗的呼聲電台從事編著，並兼課浸會大學和東亞書院。約在六〇年代中攜眷來美。時筆者于役中華民國駐休斯頓領事，間有往還。彼此與當年大多數來美移民一樣，背負著神州陸沉，流亡海外的沮喪，滿腹辛酸。他雖已年屆古稀，子女有成，本可依親生活，樂享其「寓公」悠閒歲月。但因一生為國，以天下為己任，對宏揚中華文化富有理想和使命感，閒不下來。在休市定居後，目睹僑社一片沉寂，被人形容為「文化沙漠」，既無華文學校，也無華文報紙，或其他文化活動，……「脾肉復生」，亟思有所創導。為時不久，即成為僑社活躍人物。所有領館或僑團社交慶典，都有他和夫人的足跡。他倆和藹可親，一襲布衣，頗受僑胞尊重。旋呼籲僑團創辦僑教，自任校長，童子六、七人，甘之如飴。至一九七五年，老總統蔣公介石棄世，沈泣然淚下，如喪考妣，認「係民族救

星之殞落」！乃與夫人商議，從清寒的生活費中，每月節省五十到一百元美金，以「自寫」、「自編」、「自送」和手抄複印，「一脚踢」的方式，每月出版一期卅二開版的「華聲導報」。蠅頭小楷，僑社新聞，時事節錄，社論專欄，無不備具。開僑社辦報的先聲，如此過了兩年，國府僑務委員長毛松年聞悉，深為感佩，乃主動捐贈中文打字機一台，以利其器，沈公夫婦即親自求人指教，學習操作運用。以後十八年，雖然中文打字已敲敲打打，一字一字地把稿件清理付印，常至深夜不息。並將報紙擴展為十六開、八開；把「月刊」改為「雙週刊」、「週刊」，最後為「三日刊」，直到沈公年高九四，實在已是油乾燈燼。在僑社人士於九五年聖誕前夕為他舉行的二十週年慶賀會上，他向數百賓客，包括老友李白虹在內，力竭聲嘶地表示：有次在台，他的老

長官何敬公（應欽）問他：如此辛苦地辦「華聲報」，吃得消嗎？這「獨角戲」的動機和宗旨究竟何在？他除了告以因蔣公的辭世，使他為「民族」的前途頓失棟樑而憂懼，亟思略盡綿薄以自勵自慰外，還有三根支柱（宗旨），即「三民主義」、「新儒學」和「基督精神」。他進一步解釋說：「因為信仰三民主義，所以欲立中華民國為道統，完成和平統一，晉國家於富強康樂之域；因為主張新儒學，欲與墨家『俠義』相結合而倡『天下為公』，使假公濟私者絕跡；崇拜基督教義，要破除迷信誤人誤國傳統，發揚基督犧牲奉獻精神，改造社會人心，為此，不惜搖旗吶喊，口誅筆伐……」何敬公聞之動容，伸出大拇指，連呼「要得！」云云。他曾自撰聯語式格言：「奉獻己之所長，支取神的恩典」。懸之座右，並刊印於「華聲」報頭和自用信箋上。有如臥薪嘗膽，以自勉勉人。何其瀟灑，何其

豪壯！這就算是他的人生觀罷！

文化講座力謀創新

他也許感到報紙默默無聲，發行有限，不克完成其文化使命。又於九〇年代初，年過米壽之後，舉辦「中國文化講座」，每月一次。簡直就像一個傳道人，或苦行僧一樣，獨擔重務。親邀同道學人參與，對外公開，濟濟一堂，從堯、舜、武、湯；四書、五經……談到周公、孔子；歷代暴君庸相；列強侵華、國民革命；迷信誤國、飲食男女……對故有文化中的優點，讚揚之、提創之；弱點，批判之、改良之……有的人不察究竟，聞其口不離孔孟，每以「老學究」視之。那完全是一種不實的誤認。這可從他的專著「新莽全史」（台北正中書局出版）、「迷信誤國二千年」（華聲叢書第一冊）中，隨處可以發現。

他實在是一個頭腦科學化、現代化的「新儒」。他主張大家應以「創新」、「破舊」、「力行」來突破文化的惡性循環，迎接廿一世紀。萬不可拘泥於既有成就，原地踏步，否則，便會失去文化的「生機」，有如破舊的鞋靴，終於失去使用價值和用途。但「破舊」也不能把國粹國魂全面摧毀，使失去中國文化原有面貌，應該擇善固執，取長補短，日新又新。則所謂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才不致自亂步伐，前途光明云云。語重心長，發人深省。

沈展如二十餘年為提升休市僑社文化水平所作的努力、犧牲，是有目共睹的。但以限於人力物力，加以曲高和寡，影響或未如理想，但其精神是可敬可佩的。這其間筆者濫竽教職，高和寡，影響或未如理想，但其精神是可敬可佩的。這其間筆者濫竽教職，孜孜矻矻，頗著時譽，有「國民黨清流」之稱。公餘除讀書、寫作、思考、交友、討論、吟詩外，似乎沒有其他嗜好；生活上更是簡樸、清純；不煙、不酒；不貪財、不好色。故一生沒有是非，其他高官所常犯的緋聞、舞弊、違法……這一類之事，都牽連不到他。知道他的人很多，包括筆者，學生時代即曾仰其名、讀其文，但迄無緣親炙，直到前述沈展如邀約。

李白虹讀書極淵博

是，後繼他理想的晚輩眾多，且有青出於藍的表現，「報業」欣欣向榮，「講座」如雨後春筍，引導僑社，不出的成就。正朝僑居國主流社會疾速邁進中，差可告慰沈老在天之靈！

雖屬初晤，但一見如故。予我深謀遠慮、不苟言笑的印象，談吐間，他那博覽群書，見聞廣泛，虛懷若谷，和不恥下問的學者風度和表現，更使我有「與君一夜話，勝讀十年書」的愉快。

偶讀拙著成忘年交

那一天，他請沈公約我相晤，竟是因他閱讀了拙著「少年行」後，頗有好感。認為我可能是他討論學問和時局的良好對象。他那時雖已年高八十，退休多年，且不良於行，但對國事世局，猶抱極大的關切。而政府有關當局，和若干研究機構，也仍不時請他對政治群眾心理，反恐怖暴力，和有關心戰……等專案，專題提出高見，或作研究報告。記得那年初見，他正受某機構委託，就「東歐民主化與群眾心理」專題作研究報告，雖已完成，仍感不夠充實，乃盼我校閱後，能從國際關係和政治心理「學術

一觀點，向他提出客觀意見，作為補充參考。……其「受人之託，忠人之事」和「不恥下問」的誠摯，令人起敬而不敢等閒忽視。……最使我感到意外而銘感不已的是，乃他在讀完拙著「少年行」後，寫了一首七律，欲在宴會中贈我，「表揚我的成就」云云。詩句早已用正楷寫在白磅紙上，並冠以引言附註。特抄錄如下：「讀曹志源教授『少年行』一書後，深佩其愛國情操與文武兼資之才略。爰綴句以表敬意，併祈哂政！」

從我投筆少年行，
血染山河十萬兵。
漢幟堂堂飄故壘，
降幡片片出東瀛；
凱歸再勵乘桴志，
八斗雄才凌子健，
兼資文武更崢嶸。
——李虹白

這詩真是氣勢磅礴，情文並茂，且有唐風。但把我捧得太「高」，尤其是最後兩句，出類拔萃，何敢朋比？頗使我有受寵若驚，「高處不勝寒」之感。稱謝之餘，實不敢接受。宴會中當場傳閱之後，沈公建議說，如此好詩，理應透過名家墨寶，書寫成軸，則牡丹綠葉，相得益彰矣！是夕正有書畫名家在座「十日所視」，義不容辭者，乃香港書畫協會前任主席何敏公先生也。數日之後，敏公隸書橫披見報，識者無不稱羨。三個月後，復得白公手教：「志源教授吾兄道席：休城聞教，獲益良多。回西雅圖後，即曾函謝，想已達覽。報載書家敏公賜書拙詩，曷勝榮幸，謙邀笑納。」

附註：唐杜荀鶴詩有『邯鄲李鐸才崢嶸』之句；曹子健（操子植）

刊載粵人高淡然女士賜和拙作有關尊

著『少年行』律詩，字字璣珠，光輝奪目。

特剪寄吾兄共同欣賞留念。高

女士為華訊主持人高優鍔之令堂，經

常發表詩詞甚多，為一才華傑出之女

作家，虹亦常有聯繫。茲抄錄其郵址

，兄或有意去函致意。附有關反恐抗

暴舊作小冊多件，內容似尚未失時效

，請批評指教。匆不盡意，順頌教安。

弟李白虹手啟

八十三年五月廿四日於西雅圖

弗如遠甚。

政論嚴謹吟詠輕鬆

讀來不勝親切同情，去國日遠之感！
原詩如下：「小樓獨倚寄遐思，野闊

天高待月遲，耄耋匆匆仍慷慨，膽肝

耿耿勉匡持；揮毫期得江山助，感世

惟餘書劍知；萬里歸程何所憶，秋風

鐵馬放翁詩。」筆者愛詩喜誦，但造

詣不深，不敢唱和，有負詩友，亦憾

事也。

關懷國事老而彌篤

仍被當局借重，作為決策參考，而欲

罷不能也。函中另附二詩，「敬祈斧

正為禱」云云。亦照錄如后：一為「

歲暮訪休城曹教授」：「書劍飄零不

計年，重逢嘯傲南天，橫戈草檄君

真健，杏席尤欽域外傳。」雖詠重逢

，顯然仍具初識時的印象和情懷，蓋

猶未察個人內在之空虛膚淺焉！讀之

，豈不感人？是日原擬同赴中國城小

吃。渠亦以雨中驅車不安為由，堅持

申述，「會君不在飲食，在多談請教

也。況年老胃口不佳，已淡於飲食，

子弟三十年的後生，由衷佩服，自嘆

到處都是一樣！」出語聲氣微弱，聞之不無傷感。既入座，渠即喟然嘆曰：「國事蜩螗，有如今日之天氣，令人憂思不已。但天雨稍候便可轉晴，而吾人祖國動亂，卻遷延百載而無寧日！……余等一生，可謂都在艱苦、動亂中渡過，究其主因，乃人謀之不臧，制度之缺如也……」是日之會，凡三小時，盡耗於國事歷史之探討，詳情不擬贅述。唯有一事關係中華民國之存亡，雖已時過境遷，仍有人耿耿於懷，嗤牙咒罵者。特予轉述，或有為歷史作證之意義。

慧眼識奸臣惜未被重視

預見其將問鼎層峰，察其人格，實為一極不可信賴的危險人物。白公聞中樞有意挺李，乃以「以天下予人易，為天下得人難」為題，提出節略，指出其人親日媚共背景，但為了個人利益，不惜改頭換面，卑躬屈節，向當局自首投誠，出賣同志，背叛組織，其缺乏忠義，心懷叵測，乃屬本性，而其對祖國文化歷史，所知淺薄，也未見其虛心求教，加意補習……觀其眼神和面部表情，以及待人接物之佯謙假笑，對外省同胞毫無誠懇、認同之友誼，卻不時流露陰險之偽善。其為一農經科技官僚，或尚能崇法務實，有所成就。但若弼以最高權位，左右國運，則未免綆短汲深，甚至陽奉陰違，包藏禍心，貽誤復國大業。一旦走向叛黨賣國途徑，受內奸外敵誘引，投向美、日反華勢力，必將難以收拾。心所覺危，伏望垂察。……乃將此節略親交總統幕僚，也是老友的蔣秘書長彥士，請其閱後如認為可，

反恐抗暴見解獨到

即轉呈經國總統參考。其後李××因緣時會，雀屏中選，該報告是否達覽層峰，不得而知。但事實演變，果如所料，實中華民國的歷史悲局，今決策者均已作古，留下亂局，將不知伊於胡底！

反恐抗暴見解獨到

一九九八年秋，個人自教職退休後，仍客串兼課有年，每遇重大政治事件發生，又常應社團邀請講述探討，加上家務繁雜，孺孫繞膝，碌碌終日。近年即未聞白公再來休市。亦未主動聯繫，想係因年高旅行困難乃爾，但時在掛念中。尤以「九一一」紐約恐怖事件發生後，布希總統對策過於偏激，興師遠征，勞而無功，致陷美國於中東泥淖，進退兩難，不可自拔。皆由於其智囊中缺乏具有真知灼見的人才和顧問。展讀白公舊作，每憶良晤探討，其對世局深入的看法，常切中時弊，且多共識；如謂反恐抗

暴之事，絕不能全憑武力。以恐制恐，世界可能都不致動亂不寧，至於斯極，以暴易暴，更不能斬草除根。所謂「野草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愈斬愈多，冤冤相報，永無止境……且「物必自腐，而后蟲生」；「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吾人必須發掘恐怖與暴力，甚至社會動亂，人心懼躁之病源，及本身之毛病，對症下藥，從「治本」，而非「治標」著手；斷其冤冤相報惡性循環，始有長期效果。

而得天獨厚，享有優勢，居於領導地位的國家或社區、人士，尤須反躬自問，有無以強欺弱，以富壓貧，以眾暴寡，違反世道人心，社會（包括國際）正義的舉措或事實。有則改之，無則嘉勉。「以德報怨」，扶弱濟貧，推己及人；善鄰親仁，忍讓為懷，與人為善者……終必可收改邪歸正，除暴安良，長治久安之效……則天下太平矣！……因思今日白宮若有如白公這樣深謀遠慮，才識超人的策士，勇於自白而被器重，則臺灣、美國和

世界可能都不致動亂不寧，至於斯極，以暴易暴，更不能斬草除根。所謂「野草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愈斬愈多，冤冤相報，永無止境……且「物必自腐，而后蟲生」；「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吾人必須發掘恐怖與暴力，甚至社會動亂，人心懼躁之病源，及本身之毛病，對症下藥，從「治本」，而非「治標」著手；斷其冤冤相報惡性循環，始有長期效果。

休，罔顧旁人勸阻譏笑，而卓然有成。誠令人肅然起敬，和仰慕思齊不已。

最後還有一點我覺十分有趣的發現，也就是為何我要把沈、李二賢特意寫在一篇紀念性文章的原因。是他們二位除了年齡相差快十歲，籍貫不同外，其他方面，殊多類似，很像是家庭背景相同的兄弟。如談吐、像貌、

才俊。飽受中國文化薰陶，不論身在何方，不為環境困惑，矢忠矢勇，一生守節，這都是中國正統文化中的崇高價值和美德，有值得大書的地方。此外，個人之得識李白公，是經由沈展公之介（見前言）。爾後每年良晤，聆教，進而為忘年之交，亦師亦友，切磋所學，其樂無比，憾不可再也！

（二〇〇五年元月於美南休市之糖城三省廬）

嘉言錄

釋證嚴

- 聰明不一定有智慧，但是智慧一定包括聰明。
- 聰明的人得失心重，有智慧的人則勇於捨得。
- 有智慧的人能捨，能「捨」就能「得」，得到無限的快樂。
- 以佛心看人，人人皆是佛；以鬼心看人，人人皆是鬼。